

四  
書  
輯  
釋

論語卷之十五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通攷**

熊禾曰此篇多記出處前三章文公疑爲在陳一時之言餘亦多記夫子

言行與門人問答之辭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

陳謂軍師行餼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後扶又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孔子滴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其陳于孔子云云以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知陳是歲魯

哀公三年  
子年六十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

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爲楚昭王  
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其間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

見取與  
偏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

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語錄同守其窮亦通此濫子路

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不如此○愚謂  
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

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

義也處上困而亨貞又云困而不

失其所言身雖  
困而道自通也

無所怨悔安也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薛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明明則行與困而身無所  
心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慮是說後兩見慮前是怨人無所

是自悔○又曰孔有大於知曰若夫子且自謙謙其小者  
也蓋靈公以軍陳爲問故夫子以禮器爲對君子成德之人

安於... 君子一等矣

孔子去衛適陳

問問不同

當行而行無所顧慮

安益不同

與困而亨無所怨悔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女讀音志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本

指萬殊之一本處也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於能疑見其

述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

亦知而將有所得亦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反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於一以貫之

之上此自多孝而識說起而但云子一以貫之所

此言知世之語錄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

所以為聖却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矣

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

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孝無一事不理會只是於多孝

而上面流下來子自是從下面推上去○子貢尋常

聖人但子貢多是說得子便了更沒及後曾子尋常

入事說便真个行此孝為人謀則負箇忠與朋友交則負

信劫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有皆一聖耳在曾子

於片言之下故曰汝怨而已矣以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亦宜其以為

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匿物物

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轉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解見中庸○諫封問如天之於衆形匿物

生自長自形自色言是無點淨如此聖人自然一箇流行物物而

原稟出親自然明瞭從大本中流出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問謝氏此章未卒中庸引詩豈只這

其理之妙耳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待說子然此語是也○只恁說過也不濟事多孝而識也不可謂不忠哉子貢先曰

然又曰非與固在嘗多乎而識之者又自有道一貫底道理  
此以中出而論之則可矣到一以貫之則不同說矣○陳氏曰  
之於無難刻之迹即所以結前意耳  
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反又深喻之曰唯若子  
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  
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  
之如莫我知也夫及而他人不與語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  
學之淺深又可見矣顏曾以下諸子天資之敏李問之進皆  
即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性  
而亦才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然會於言下  
矣○通釋集註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  
以天字釋一字此章引謝氏曰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於  
之也亦以天釋一字蓋天之所謂貴者曰此應曲當用各不同  
萬事是理之貫但彼之所謂貴者曰此應曲當用各不同  
是力行言此則由博學而識之說來是以知言况曾子篤實  
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  
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

論語

忠恕而已一自上流下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與上

由呼去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

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

此章蓋為

去慍見發也

缺氏曰夫子不知知道而曰知德何

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不為我有猶未親知也

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表而滋味則

外面世味自不足矣以奪之也孟子曰德於仁義所以不猶人之

齊梁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仁義所以然也蓋義理之

味無窮必實得於己而後真知其味之實實不然臆度之知非

區第達皆足為成哉

而已矣與平去而治者其鮮也喪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

無為而治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辨

辨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

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人不見其有爲之迹可得見恭己御政之容耳胡氏謂  
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或問即書考之舜所以爲  
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又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  
不遇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  
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此是衆聖人之  
爲一節說舜紹堯之修文得人無憂者其推文王乎相似  
爲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推文王乎相似

大舜南面而治

以禮治

無爲而治 無可見之迹

以德治

恭己而已 可見者如此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打篤而行不之行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平祿問達



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類此狄三十五百家

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

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誠則行有信

之是敬底意思如何曰忠信都謂實思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

信不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謂實思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

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

是於事却不如此是一截實後一截是前一截事信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實則見其倚於衡也未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

焉或並立我母往參之為三焉言如我相參也

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

下同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去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

而蠻類可行也

夫音扶

參七南反

此曲禮離坐

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心此理也蓋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  
行矣○雖遠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  
行告之忠信篤敬視寡尤寡悔淺深不陣子張之幸在矣

###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

○子張到晚年儘切實如○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者鞭辟音壁

而已而巳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致知之鞭辟言忠信

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此力行之概

也即此是學齊美者明得盡查滓壯里便渾上化却與天地

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此是路中語

如對辭一做一說說作體約是安敬督向裏去今人皆說外

面做工夫去下云切問近思言史信行篤敬何嘗有一

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者已○天地同體外

之精更查滓是私意人欲若無查滓使與天地同體

復孔為仁已是有問隔若無查滓使與天地同體

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

持養旋旋去盡即此是矣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  
○胡氏曰明得盡查滓化神天資高知之即能行之而私意  
無所容也莊主容敬主心內外交致其力常常操守以爲養  
之然後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條專爲學者言不主於釋經也

言行

○以忠無不爲言

言忠信行篤敬

蠻貊之邦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一州里行乎哉

○以無時不爲言

言其參前倚衡夫然後行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音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

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筆此一戰故夫子稱其直事見

家語國家語困誓篇鮒伯玉賢而適公不尼其子曰吾

在衛朝不能進賢伯玉退於我甲矣孔然於鮒下小敏於戶內

成禮我死女置死鮒下於我甲矣孔然於鮒下小敏於戶內

以父言告公而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曰古之

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

上聲

合聖人之道

故曰君子卷

古轉

收而懷藏也如

於孫林父

音補 筭直

反常

放弒之謀不對而出

亦其事也

此指襄

此道而言

通 筭直

左傳

襄公十四年

韓公 孫文子

子如從之不釋

皮冠而食

昔服而朝

曰

冠也 二子怒

曰君之暴虐

君所忌也

矣弗先

死

非 季於戚而入

制其國臣政

奸之難好也

大懼社稷

伐

頌 費將若之何

年衛獻公孫

腹謂

竊喜曰

苟

去 政山

政孫氏

殺子

取

出

其 入

曰其君

罪之

在

也

孫 林文

史魚之直未盡

君子之道

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

世若史

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語

直 便

是 魯

如伯玉之君子。張氏曰：魚只可謂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因時而伸，故謂之君子。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先師曰：史魚之直不以道無道而文，伯玉則可行，就欲使不可得矣。伯玉有直則仕，無道則卷，懷於天子之門，則行本則藏。集註以為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蓋謂此也。

史魚伯玉

史魚以直稱

邦有道如矢

此德之一端

伯玉又卷於

邦有道則仕

此德之大成

邦無道卷而懷之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

先師曰：惟知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對，當默而語，則失人則失言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

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語錄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

死。不忍就彼以善心之正理求仁者，但以其良心之所安而

已。吾心中只是吾心之正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

而己。胡氏曰：當死而死，於聖為是，於心則安。故謂之成仁。

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陳辭就死，成德之人。此容就

死也。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陳辭就死，成德之人。此容就

死也。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陳辭就死，成德之人。此容就

死也。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陳辭就死，成德之人。此容就

死也。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陳辭就死，成德之人。此容就

死也。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陳辭就死，成德之人。此容就

死也。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陳辭就死，成德之人。此容就

死也。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陳辭就死，成德之人。此容就

死也。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陳辭就死，成德之人。此容就

死也。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陳辭就死，成德之人。此容就

言更推出現見二字謂必先能實見得死便定是不死便  
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此道又推聖心方能有實見  
合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矣此又推聖心方能有實見  
以曉人也先師曰志士仁人無求生而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見得是是非非也問能殺身成仁與否曰成仁者生也殺身  
成仁者死也非也問能殺身成仁與否曰成仁者生也殺身  
所以成仁也全德言義以成仁之大節言成仁者生也殺身  
所以成仁也全德言義以成仁之大節言成仁者生也殺身  
子制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者與義一理也

志士仁人

以無求生而害仁

害仁——實見得非

以有殺身以成仁

成仁——實見得是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補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夫子嘗

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遂以成

其德也嚴憚指事大夫之賢切遂指友士之仁也語錄曰友為說

賢只是統言友裡推仁上說。○欲為仁而先親二賢。○  
 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欲為仁而先親二賢。○  
 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明也日損也。○  
 也子曰商也方與賢已者處也。○好與不若已者處。○  
 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舟之所載者未漆之  
 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舟之所載者未漆之  
 所載者黑是以君子。○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  
 必慎其所以與焉。○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  
 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明之問意重在此字。○故夫子答之  
 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

子貢

以天子所答觀

以夫子所答觀

事賢  
友仁

方人  
說不巷

必先利其器

終許之以器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也。○

一問仁。一問為邦。顏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德和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

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

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

一會以子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

地始成又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而天始開又一

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註一開

而中漸疑而地初則容數後漸實今山開白為

交感方便如生人物出來以知必是先有方有地有天地

始故三代之未有人到夫上方有月人子可蔽功故從其人

出小則歲日氏為致一也天始造化之運大元九千六

統十二元統月時其二會猶歲統十二月於會統三十三

始闢又一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於子半次會為丑而

數萬年之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

二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

然時以作事

左氏傳此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

故孔子嘗曰吾

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夏小正之屬

也吾得夏時焉

夏小正

蓋取其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而於

夏時書各存戴德

蓋取其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

而於

此又以告顏子也

或問湯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

蓋取其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而於

歷古之聖人以是為始

始於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

蓋取其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而於

者言之以至商周

始於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

蓋取其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而於

之制未著以言乎此

始於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

蓋取其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而於

也○不錄其中正此

始於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

蓋取其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而於

教民事者至夏而

始於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

蓋取其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而於

書授時為無差故

始於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

蓋取其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而於

健廣之月何獨取

始於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

蓋取其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而於

日已落星初明於

始於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

蓋取其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而於

細可從星初明於

始於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

蓋取其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而於

令說乃古人每月

始於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

蓋取其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而於

善以建寅之月至

始於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

蓋取其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而於

是以十一月為春

始於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

蓋取其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而於

禮改王制如書而

始於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

蓋取其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而於

時方與天時當對  
此是夫子微意

乘般之輅

輅音路  
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

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後而易去敗不

若商輅之朴素渾聲堅而等威已辨等級爲質而得其中也

或問周輅爲過侈何也曰輅者身之所乘况之所履其爲用

也賤矣運用震動任重而致遠其爲物也勞矣自一器而工聚

焉其巧貨也廣矣賤之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

易壞費貴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爲過侈故也

正義曰路大堂位曰君之大路也左傳曰大路門曰路門曰路

曰路車明堂位曰君之大路也左傳曰大路門曰路門曰路

也○熊氏曰按記明堂位也左傳曰大路門曰路門曰路

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

梓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韋輅說之以革而漆之木

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數教前後有旒龍蒼帝以

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

**通鑑**之周禮者官司服王

射則鷩冕祀四望山五帝亦如之華先王則衮服享祀公饗

也九章初一日龍衣二曰山次三曰華虫次四曰藻次五曰

宗彝皆畫以為龍衣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龍章九曰

謂華虫也其衣三章凡五章裳四章凡七章也龍章虎章

二章凡三章也玄者冕服皆玄衣刺黻而無畫也其衣一

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

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或問周冕之制則等辨而分明此

有未備者矣通曰周尚文則有過於冕服凡六蓋服雖有

者之中**通鑑**曰周禮司服王之冕服凡六蓋服雖有

服而冕者謂大裘而冕也鷩冕十二旒鷩冕九旒餘並同

之有旒者凡五或云裘冕皆十二旒又禮器天子冠十二

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韶舞容而言也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去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

集註前訓按字但謂其辨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辨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子者也○程子曰

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

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

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

孔子問為邦孔子使以四代禮樂許大事分付與他類是常

博以文之時都理會得了○發此為之兆光緒準則則餘事皆可

為邦之而盡於此四者畧說四件作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

依於此而推行之耳○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

不從耳非以為當盡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也○禮

曰須看此酌二字以三代正朔酌酌之不如夏之時得其正

之至周而其制始備酌酌之不如從周為得其自堯舜湯

武皆有樂酌酌之不如酌酌之盡善盡美夫子姑

卒此四者以測其餘皆皆然也張子曰禮



邦之惡惟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  
 大法向顏子說立益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要不可復作故告  
 以四代孔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  
 之惡者則詳之要亦明聖王之大大法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  
 引之以為樣耳

為邦。



行夏時  
 乘殷輅  
 服周冕  
 樂韶舞  
 放鄭聲  
 遠佞人  
 鄭聲淫  
 佞人殆

○此為治之法

○此法外之意

○此法所以壞

○可見百王不易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  
 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蘇氏曰蘇氏只說

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慮在旦夕之間矣。方足。馮氏曰。慮在事未。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也。

遠慮近憂。

以地言

不在千里之外

蘇氏說

以時言

必在几席之下  
不思久遠之危  
必取旦夕之禍

南軒說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終

人之意愈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者與之也。與者與之也。與者與之也。

竊位言不稱

去聲

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

惠魯大夫。長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



朝謂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

**見**

見公治長篇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章

又以爲竊位

不明者知謀之暗不知首

仁也豈非偷竊位以爲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蔽位爲國家待賢之公器故文仲魯賢大夫子不番同而賢之大夫至正之心也。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同升則稱其文也文仲知抑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爲也

臧文仲竊位。

**以不知賢言**

是謂不明——其罪小

**以知而不舉言**

是謂蔽賢——其罪大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

去

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語錄厚是自責得重責負了又責情而不已之類呂伯暴性極急只因病中鏡論語至初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厚和易此可爲變化氣質之德先師曰此即成湯被身若不又与人不求備之意勝已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爲求遠怨而

修爲之遠然乃自然之效耳

○身自厚脩

責已也重 身益脩

○責人於人言

責人也輕 人易從

○所以遠怨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上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

聖人亦無如之何矣語錄只見要領三反復思重若率意而行雖聖人亦無奈何何○鏡氏曰上言

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用心之熟而處之審也補注熊禾曰犬李慮而後能得即此章之意

如之何

○不曰如之何言

此未然之前 防微杜漸之爲貴

○吾未如之何言

此已然之後 橫流極熾而難救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則放辟侏邪侈之心涉難矣哉諫去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侏邪侈之心涉行小慧則

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語錄下三句難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者  
得下二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幸識之利人多如耳  
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不慈慎險之小輩者矣  
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  
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  
則私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鏡氏曰此難明事  
其實相因○明氏曰集註所謂然則其心曰其一日然則其  
機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也言不及  
小慧故將有患害焉

群居終日

○子曰小人之為也放僻邪侈之心滋無以入德

○子曰小人之為也放僻邪侈之心滋無以入德

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齊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  
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

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

義是就事上說其始自出此去徒能盡其節文而不能

文次第領要皆具出則始自出此去徒能盡其節文而不能

辭氣或不婉順是不可如人尊卑之分雖要遜他然遜之時

是為不問禮行遜出向別曰行是安排他地行出是從此發

出禮而不遜則不免矯出以威嚴加人信以成之是終始誠

實以成此事却非是遜也朴子君以義作箇理朴子君以

日當然更義質是箇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循順以出

來文這義羅布教恁地又恐失了義之本質故又須信以

之使之無圭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質故又須信以

成之不易其當然之則又曰義以信則文勝而非禮行遜出則質

道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易文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

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此章本無敬以為直內意程子又推本言

處說起若無敬以直內也。語錄義以為直內意程子又推本言

而後義立義者事之質而敬又義之本推而上之也。求嘉

陳氏曰敬以直內則義乃出此義者敬為體而義為用若以義

為質則禮行此義者為用矣。在信實然非禮孫之後又加以信也

孫義不可為偽成之。在信實然非禮孫之後又加以信也

日義曰禮孫始

然一實而已矣

君子義以為質

禮

禮以行之

禮以行之

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巴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

去聲已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

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可于名沒後却無點不得公論方定非

有可辨之實者必不見於人沒後有名可辨則真有善可知大之乎沒世不忘亦此意○馮氏曰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齊氏曰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迷孔子責之四十五十而無聞孔子數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孝者亦可以勉矣

尋

以

疾名不稱 所以求為善之實

以

不見知不悔 所以見信道之篤

呂氏說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承而意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或問揚氏之說似太巧曰雖巧而有益於

氏於此又合三章爲一意文意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矣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反毗至之意故不黨語錄辨是有把握底意祕書

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君相与均至拘物而失於羣君子非与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与人同也持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无師曰矜也忿矣則矜而爭矣可以羣羣而不流於黨也

莊以持已

以訟與言

此所以盡天理

和以處衆

君子○

無乖突心

以不爭不當言

無阿比意

○此所以防人欲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舉其人，不以其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如孔子因宰予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沒陽虎為富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

君子○

不以言舉人

所以擇人

不以人廢言

所以擇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

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愬者求仁之大語。曰。

能近取譬而謂仁之方也。已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然如此。○語解問言：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語解問言：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語解問言：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

子貢

以終身可也

不欲加已亦無加人

此仁之事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試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只辨他之惡說之不謂之毀如一物本完全今打毀了便是毀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毀善亦是稱毀得將來如此若毀人則不如此也○或問毀者惡未著而遽誣之言者善未著而遂稱之如髮之善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未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法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善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先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誣之也此所以言善而不言毀蓋非若後世所請配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誣之惡是則聖人無毀是乃善善速慈惡緩之意正書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凡不經罪疑善輕助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凡見溢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此意無情者

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養唐之義而下者流於申商國  
之糾矣。○胡氏曰：以云檢其真若叔孫武振之與仲尼是  
也。善云：過則實善子  
所謂善聞過情是也。

###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善之  
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

惡而無所私曲之民。語錄所以字本虛故我今亦不得而枉

其是非之實也。此句與上一截○見朱子股註文直至

通霄又為此句難得簡繁然宜批出直道獨離而後及句意

其辭甚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私曲也吾之於民所

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云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

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非之實也似為簡明 ○尹

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

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  
其間哉。○尹氏之意略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謂其間

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  
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賢之善而無頌之聲。善急惡急。

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古之民，而不言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爲狂，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堯舜道之民，而不視之爲後世，枉道之民也。○通曰：朱子曰：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古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

以善之於人觀

未嘗毀譽善惡 惟欲直道

聖人直道之故

以善之於人觀

所以善善惡惡 無非直道

以善之於人觀

不可枉其善惡 但當直道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夫音扶

揚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

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去而言，意必隱見。蓋惟知

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疑以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之不一亦同見。葉少蘊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固孟堅言古制書必同文才不知則闕文也。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通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畧去有馬者借人乘之語其傳必有自矣。○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者詩言乘乘錫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通曰史闕文猶不挾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已所有以自私。○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事大挾已所有以自私。○胡氏曰昔聞一說云有馬者小精相實不相並故又載

**通說**

吳微曰昔聞一說云有馬者借人乘之七字是史冊之文前後皆闕又止有此七字孔子自謂昔者吾猶見史冊之文有七字云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併此七字而亡之矣。記於此未

知是也

史闕文 不敢自是

**以不見者言**

馬借人 不敢自有

古風俗尚美

**以不見者言**

今亡已 時變可知

○風俗益偷

○子曰巧言亂德 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法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  
匹夫之勇皆是忍何也曰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孺人之仁  
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通曰亂大謀後  
自利彼之事亂德非德自利也且能亂人之心借是非  
有定理而彼以是非爲非以非爲是使聽者夫其所守爲人  
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柔惡爲無斷匹夫之勇剛惡爲強謀

亂德亂謀



變亂是非

婦人之仁

匹夫之勇

所以亂德

所以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

子曰唯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  
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  
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胡  
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忍其或  
於私蔽加詳審爾○饒氏曰南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切  
人皆以仲子爲縣子獨能辨其不邪此提衆好必察之症

其不孝者子獨不以下學曰之此是也  
則以先師曰仁者無私心而好  
人也先師曰仁者無私心而好  
焉

好惡

以心好惡而論則  
皆當於理  
忠藏於私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字音火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之身非道外無人道即人  
之聖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  
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  
弘人也道自非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無道則道  
則不得道用此道字何待道字又曰門端若無道則道  
之得道是容受之及感而無一非道也  
物而非是理之惟道是摩大之弘其容受也以心爲之

盈滿而後損之  
泉源而後流之  
物者精於此則  
以保其精而後  
用其精大也四  
性之分之所因  
有者全於道所  
不

人道

人心有覺——心能盡性——能弘道  
性不能檢心——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過而不改則過成而不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飲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  
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

也子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重語以教人爾

學是依這本子  
故退一着寬廣以求之

張氏曰北章非以无爲無益也。以思而不孝則無益尔。○說  
氏曰夫子不曾教人莫思。只要孝了。方思所以中庸指思在  
博孝審問之後。○尾白書論命惟孝。遜志一句。六經言孝所  
從始。非特取卑遜之義。不陵節節節之謂。遜。美他。勉。循。循。其  
孝。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  
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

思學得失。

以思思曰。不食不寢。勞心而無益。  
好古敏求。遜志而自得。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其字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

顯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去憂貧之故而欲爲是

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

者爲憂樂哉。音。其。中。一。句。自。是。引。論。此。章。天。子。之。學。也。在

以審內外之輕重也。君子推謀學以明道而不謀食。以得祿

之。耕。本。不。求。餒。而。餓。自。在。其。中。是。學。本。不。求。祿。而。祿。自。在。



其中孝焉而驥解之自至可也未又申言之夏道以見其謀  
道不憂貧以見其不謀食莫出於心謀見於事夏之深然後  
謀之熱無非將一子肯知內之重而外之輕耳語錄君子謀  
道不謀食是將一子肯知內之重而外之輕耳語錄君子謀  
也祿在其中又恐人疑此意以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而  
又繼一句謂君子所食者所憂在道不非夏貧而孝也  
○通曰凡孝而食者只為富  
○程復心曰首句重在夏字  
○字未句重在夏字

君子

又論其末言

謀道  
夏道

○惟學自可以得祿

又論其末言

不謀食  
不憂貧

○雖耕或不免有餒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去聲

知足以知如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近于知力行近乎仁孝而不知之明則不及而得之  
疾不能無私力行而守之固積習之必失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澁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穢。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去聲。下句放。上聲。此語錄之。如大孝知至仁守之如意。誠而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教育而弊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未下面是。新民工夫。陳氏曰。亦須隨事檢點到此。尚有不莊。破處非至此時。尚欲孝莊敬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澁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動字不足感動之物。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稍禮字歸在民身上。動之是。指民說。

如禮田。猶有鼓其中。致之少。長有序之事。便。

是使之以禮。蓋使他以此事。此有禮存也。

事也。仁守之行。皆新民之事。動字。猶作新民之作。

動之以禮。謂化民皆新民之事。動字。猶作新民之作。

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澁之不以禮。

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語錄同。

主氣質。蓋亦有孝底。輔氏曰。不莊。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氣質之偏也。不以禮。學問之闕也。

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要莊他動以禮底工夫如何曰人自足有此人能擇此便走失而

於彼物治民時少些莊嚴意思自不足使人敬此便是未

盡善愛又問此是本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事不善若

及仁守又問此本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事不善若

本禮動爲政之可點然爲孝之事雖未及乎爲政至於

更家之亦非莊禮之固亦無以爲臨政之地矣○說氏

然非知識之明而持守之固亦無以爲臨政之地矣○說氏

曰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字指

聖而言莊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通曰仁者心德之

全知及仁守而猶曰不莊以動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

之備也知及仁守而猶曰不莊以動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

全而責愈備也夫本已立固足見其心

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爲全德之累

### 學

以家言

以心術言

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

本末以治之

動之不以禮

不能有其善

亦未爲盡善

德上事

治民事

程子說爲孝

本末當如此

爲政本末亦

然詳見後註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彼所愛也。蓋君子於細事未

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器量淺狹。彼而未必無一

長可取。器量一事之能。否亦斤以蓄。君子之德。然任大下

大事。所以鏡氏曰。君子於小節。上君有微。小人於小事。上

長。事上有拙。如曰。不可以一。繫論。君子亦有等。降。值。其。大。體。正

信。難。細。微。處。有。未。盡。亦。不。信。其。為。君。子。又。曰。此。小。人。是。小。有

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材。之。所。成。為。器。德。之

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與。量。俱。小。故。也。

不可小知。細事未必可觀。

而可大受。材德足以任重。

不可大受。器量淺狹。

而可小知。必有一長。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意放此

勉人爲仁之譬

以火爲譬

以水爲譬

無水火不過害身

不仁則失其心

水火有時殺人

仁未嘗殺人

尤不可一日無仁

何憚而不爲仁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

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指大矣難哉更說言取與須着措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或問弟子於師每事必讓而不取先至

於仁以為已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已

所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

謂舜何人也予向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者是已此與上章皆

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不知勇於有為者發之通曰當

字大有力量不強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

當之仁為已任曾子當之顏曾遜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

之事而遜於夫子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為故更加固字如

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如此誠真者

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及害於信矣○

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鏡氏曰貞者

所正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

而不知交者也。故曰貞者事之  
韓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貞諒

以貞言

聖義既精不期而固 所謂大人惟義者是

以諒言

不擇邪正必信不易 所謂匹夫之諒者是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

饒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

蓋其職分而已。後後獲謂不計其效也。蓋爲人臣者但知所謂正其諒不謀其利之意。

食祿也君子之任也有官守者

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

祿之心也

張氏曰然則爲貧而仕奈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東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

而巳矣蓋亦以敬其事爲主也。若曰爲貧而仕食焉而已。是

卹其事則失其義矣。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而置之。不存

乎念慮之間非讓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然之也。若曰先

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雜糅公私交戰其不爲利

心所勝者幾希。黃氏曰敬事後

食臣之道也。兩稟祿事君之道也。

事君。

以爲事君

修職盡忠 先事之意

以爲人言

不先求祿 後得之意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

則人皆可以復如字於善而不當復扶又反論其類之惡矣

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

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也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習有

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竟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在

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

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洪氏曰聖人之教如

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

〔語〕卷廿九

有教無類。

以性言本也同

無有不善 天命之正

以類言有不同

有惡有善 氣習之染

以教言反於同

可復於善 變化之妙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

如陸陽冰炭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

彼亦不能為此謀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惟達理者辭能達意辭意之非以繁為富

則以華靡為難止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古人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

師樂師鼓者

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各磬鐘笙簧

視而聽專且令冕各再言某在斯禮舉在坐去聲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反

察如此可

以子張之問作問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孝者善觀  
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吳氏曰論語中  
諸弟子爲多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夫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

**補**

周孔春官大司馬下大夫一人少師上士四

人瞽矇三百人賦音示瞽音子明日也三百人

**補**

蓋聖人於此

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

**補**

熊禾曰道字要重看一事有一理先正管教人

此是徹上徹下之道讀者深致而博求庶有以得之

○并

氏曰聖人處事已爲去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

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窮

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二物不得其所矣

而不在聖人動靜語默無任非道此固相師之道推之事

事物物莫不各有其道所以然者天之所爲道不可須臾

也夫推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隨形蓋無住  
而非是矣。黃氏曰子見瞽者每有矜之之心師矜知察有  
補六藝不推可矜又可敬焉。胡氏曰瞽必有相荀子所謂  
尤賢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冕之來見適無相者坐

必作過必謝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有不能已也故  
代相者告之先師曰警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故  
之故節節謹告之有日者待無目者之誠心也○焉氏  
曰使替者若能規然是謂相師之道豈特與師言之道如此

論語輯釋通攷章圖卷之十五

論語卷之十六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胡氏曰疑爲齊論

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

○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讒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

以讒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讒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

氏正後即也禮樂征伐歸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爲篇

次之意爾也餘亦雜記夫子言行

南武陽縣之東北

季氏將伐顓臾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顓臾氏曰春秋傳云顓臾剛姓也實司大

拊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

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扶又之衛也

趙氏曰魯哀

自楚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

在魯哀公十四年

路子路衛則子路尚在魯也

左傳定公十二年仲

此年復之衛安年死於孔性之難

左傳定公十二年仲

都○史記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弑君之法

左傳哀公十一年無

百端之賊僕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二都○左傳哀公十一年無

左傳哀公十一年無

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君之何求曰一子時二子從

左傳哀公十一年無

公○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君之何求曰一子時二子從

左傳哀公十一年無

戰于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潛進有請於之季孫弗

左傳哀公十一年無

許○史記出家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陔我季孫弗

左傳哀公十一年無

不與也願謂其制康子曰昔此國成與矣以吾魯難於孔子

左傳哀公十一年無

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曰亮殺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

左傳哀公十一年無

君用之不終然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然再為諸侯笑

左傳哀公十一年無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御平

於孔子東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井水為去去季氏聚斂去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

稷之臣也何以伐為扶

東蒙山名

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今沂州蒙陰縣也○馮氏曰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陰縣其東蒙

也梁州蒙陰縣西蒙也○此氏曰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府庸謂諸侯

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

語錄問從子地於百里之說則魯地安有七百里曰七百

里是禮記說句疑百里如何故問侯國又容得府庸所謂錫

之山川土田府庸必不

通也

東錫之山川土田府庸不在此

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附庸不在此

百里者古制也然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則其

地豈直百里而已哉孟子於與齊人言制之制不能無其直

計古制以爲言耳而朱子之說則本諸戴記所謂封國以

曲阜之地七百里爲說耳王制成於漢高祖固未可以爲後

孔亦周公未成之書大禹會諸民王帝萬國至商僅千七百

國則其土北陝吞外復其舊武王辟商亦因而後之未必能

公以百里案新造之齊魯則於其間其能久乎以此推之則

二國始封必已不止百里矣

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

孟孫叔孫各有其一

**禮**

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

孟氏稱古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二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各有一軍家萬季氏及征之無所入於公

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居公室故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其二子各一皆盡征之

而貢于公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

顛也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

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法不易之定體而

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則不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

則不者非所當伐而伐之則尊孔聖義非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下法聲謀以天子非之故歸心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志焉於屢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謂執事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魏氏曰非有真諫子路只是使不至於顯諫則

既臨須扶起之

且爾言過矣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兇徐廢反押戶甲反情音獨數平声

兇野牛也

趙氏曰兇似牛一角毛青皮堅可爲器

柙檻也續置也言在柙而逸

在楨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

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諺錄虎在山謂玉在他處不下曲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楨中

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馮氏曰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夫子稱爲具臣者以此

冉有曰今夫顯史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

憂扶天音

固謂城郭完固費

音

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

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黃氏曰冉有而言但知其爲季氏之邑而爲季氏子孫謀也費後知有魯



或曰齊氏曰孔子之爲司寇也使仲由墮貨而求乃謀伐顛  
史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  
非由本意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

欲之謂貪其利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未

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聲安謂上下相安季氏

之欲取顛也忠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

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反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

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或

不向不和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

雖略而意則詳也○錢氏曰詩無貧以下文經參差與上文

不相當對何也曰兩句以貧與寡對下三句又錯綜紛  
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  
和則爭爭則土地狹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爲憂惟和而不  
爭則雖寡亦不見其爲寡矣故曰和無寡○覆覆生於不安人

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後慮也則貧而後能和先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鄭氏曰有國而後能和不與民之寡患上下之分而至於不與不患財之貧而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安定則不貧和則民志一○馮氏曰夫子祿有國有家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之而逐仲季寧十門于亥殺公何衛季氏  
授門之內魯南城門之弟公鉅極極子文敬  
奔齊八年季寤桓子之孫公鉅極極子文敬  
昔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庶子無能  
志未仲帶之孫不得志於季氏庶子無能  
以季寤伐李氏以叔孫輒叔孫氏庶子無能  
氏于蒲圃而殺之陽公鉅極極子文敬  
公與武收以伐孟氏陽公鉅極極子文敬  
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音脫甲如  
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淮陽開以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

楯重尹反楯也  
戈戟也蕭牆屏也

音也

內當有蕭敬之意未知是馬氏曰蕭蕭止之見君至屏面加蕭故曰蕭牆先師曰記郊特牲古祭宗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蕭室恐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此謂之蕭牆

越伐魯而去季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

以逐之三桓亦患公之安也故君臣多謂隱也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聖氏因孫于鄆乃謀

如○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尋求又欲伐顓臾以附

葵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去其濟魯以肥三豕也洪氏曰二

子仕於季氏在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

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顛更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

夫子之言而止也通程復心曰謝說得夫子無責於來之意

抑揚優游反屢所宜歸味也

**以先王封國言** 一不可代

季氏伐顛更以在季氏四言 一不必伐 此不易之定體

**以在季氏四言** 一不當伐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通

君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爲畔 五

民者加他進律法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後殺音

臣家臣也

吳氏曰皆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逆理愈甚則其

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

以司馬外祭社伐之權在上而不可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之

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勢國命而禮愈甚矣○魏氏曰

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勢國命而禮愈甚矣○魏氏曰

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帶起禮樂則征伐之節文有禮則上下

之分定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參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

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

頓○吳氏曰十出五出三出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游蓋以

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成失權者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樂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藉其廉其口使不敢言也輔氏曰

議此有道之極致大倫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

於道猶有微必至於無人自自然不議方為有道之極○此章

通論天下之勢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刑時綜自諸侯吐焉恒

莊周之春秋自大夫出傳文宣成之春秋也  
無道而及於春秋也死節曰此章自有道及於無道未又曰  
持台分挽今而政之口也

天不弔

政出自天子善政之興

○無復有朱

政不在大夫善政之效

庶人不議善政之至

○此天下之通勢

天不弔

政出自大夫亂政之流

○鮮有不失

政出自暗臣亂政之喪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扶大音

魯自文公葬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

十八年文公三妃仲伯仲伯不可仲見于齊矣而請之齊故新立

而仲伯立之仲伯不可仲見于齊矣而請之齊故新立  
宣公去入姜氏歸于齊哭而過東曰天乎仲伯不而殺立

庶市大者 僖氏曰春秋是年書然排那至卒公羊傳曰

子卒者執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哉也隱子

赤集上白子赤本公羊傳也 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父也

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

執通論見前章集注 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

推之而知其當然○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

僖氏曰此章大意正按前 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

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胡氏曰魯雖無桓文之霸然征伐亦

及諸命而禮與者皆謂之征伐 政連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

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扶問 定無險

意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魯不久而失

之也或問田桓三晉何以不失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言

疾則富然而不然者多矣 雖得而齊之田桓三晉傳 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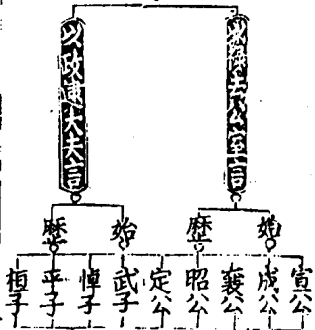
皆不遇五六胡氏又以此 雖得而齊之田桓三晉傳 亦

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德八氏皆得之法或曰此

子孫四五傳而極矣元帝牛姓

之紹裔以此論之常理夫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也  
 考氏曰昭公之亂祭禘已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出矣  
 公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魯者已有此論夫子以此  
 而有大者必失不直  
 而有大者必失不直  
 而有大者必失不直

魯



自武子也政至  
 桓子為宋臣陽  
 虎所執是則魯  
 而知其已微

自文公薨公子  
 遂殺子赤立宣  
 公而君失其功  
 已五世知其不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声辟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也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

胡氏曰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周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訂而不謬編見集註言友之益所謂聞過則直有所聞所謂道

於誠明則對有特於進也友諒則聞過則直有所聞所謂道未聞至於誠明而誠明可自是而六耳便習熟也便辟謂

習於威儀而不直故胡氏曰便佞謂通也字書云女也順前且安

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誣而無聞見之實

三者損益正相反也胡氏曰以三者為相反終說得不自在

自說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交則信實相示與多聞

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廣三者常情所敬謹然友

之却有利益使辟者威儀昌然若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語言

可聽三者皆常情所敬謹而友之却有前率三者為勸又率

必以為為相反○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

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胡氏曰益者增其所未

直則聞過一有薰陶漸漬之益

友

友同

友同

諒進於誠 有嚴憚謹畏之益

多聞進於明 有興起慕效之益

便辟習威儀 無責善之實故損

善柔工媚悅 無固守之節故損

便佞習口語 無貫通之實故損

損益相反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取員友益矣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損矣

音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制之聲容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

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

益亦相反也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樂宴樂以宴爲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飲  
食宴樂之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以爲樂而流淫耳○  
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可不謹哉蓋辨蔡氏曰三友損  
於中者也

樂

以三損言  
以三益言

節禮樂 莊敬和悅之心生  
道人善 慨慕勉強之意新  
多賢友 直諫多聞之上集  
驕樂 侈肆而不知節  
佚遊 惰慢而惡聞善  
燕樂 淫溺而狎小人

○損益亦相反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音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無君子  
而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  
三者之過矣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時坐長者當先

辨與言以長少拘也。說有及未及而又有大與小。辨色者誰及之。而言亦辨。顯長者顯色。或意也。在或有不與。辨亦未嘗言也。○汪氏曰：時然後言。辭盡此。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隱而未可。言不躁。言是躁。急而不遜。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隱而未發。不躁。隱時。可以言。而或所隱言者。意不任。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不察而強語之。非。不任其耳。或反貽其愆矣。請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替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三愆

以言不及言

或有少長先後

遽則言躁

以言及之言

當隨少長先後

不言則隱

以言適之言

或意有它適不樂

率言則替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馬氏曰血稟於陰行

稟於陽行於脈之氣而為精程復心曰陰陽之氣塞乎兩間而人所

有血氣者陽之為血者陰之為精又氣血得貪得也隨時知

之精者也陰陽氣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

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

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闖戒於得

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

德彌邵也年弥高德弥邵出揚雄法言邵亦高也。黃氏曰

血氣而有最甚者為故各指其最長者而使之際戒也血氣

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幼歲月尚長亦未急於貪得故

色為可戒蓋男女之志氣未定年少為最其也血氣既剛則涉

既勝而貪得之念尚幼歲月尚長亦未急於貪得故

翻為可戒血氣既衰則色闖之念皆無足逞者而日暮途

遠憂戚百集故於得為可戒也○錢氏曰窮者氣之靈龜者

血之靈心是竟龜之合氣焉夫血為地心為人者天也其

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先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

犯者言也朱子發以理勝氣則不為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

帥氣則不爲血氣所動意不  
相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已

君子。

以血氣言

少未定

易爲所動

壯方剛

老既衰

以志氣言

戒在色

貴有所養

戒在聞

戒在得

○孔子曰君子有二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

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

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指有血有肉有德之大人。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

便謹去放。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

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要緊須是知得天命。不然知道道理自是潛然何由知其可畏。

不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先師也三

論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也故集注於此一節亦兩以

知字言之知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注於此一節亦兩以

知字言之知天命者不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 ○尹氏曰三畏者

脩己之誠當然也江氏曰尹氏此論所以別夫小人不務脩

身誠已則何畏之有張氏曰孟子謂說大人則說之與斯言

不當為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

各有所指耳○馮氏曰此以上山章皆三事皆規詢之辭非

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耳

以君子所畏言

畏天命

畏大人 ○知其可畏無不戒謹

畏聖言

不知天命

三畏



不識義理無所忌憚

侮聖言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

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

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語錄生知者堯舜孔子也

行有不逮謂其困而學焉必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

之學也亦謂其困而學焉必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

而後不能從事於學則其困而學焉必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

而後不能從事於學則其困而學焉必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

而後不能從事於學則其困而學焉必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

而後不能從事於學則其困而學焉必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

而後不能從事於學則其困而學焉必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

而後不能從事於學則其困而學焉必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



者為中困知者為下矣而聖人下以品之下者處之曰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困而不學  
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

學質同異

以質之不同言

生而知之

質之上

學而知之

質之次

困而不學

質之下

或生而知

或學而知

無上下

○惟學為貴

以知之則一言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

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

不苟

語釋若視聽辨是非不謂則下惟諸事於高思則有不知所以思矣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思欲所壅蔽有

明而後言於衆之終以無所不至也○鏡氏曰視之明以  
無所不聞言於衆之終以無所不至也○鏡氏曰視之明以  
之體視聽向而其言是則身也○事類又其言出於口又其  
之行事視聽向而其言是則身也○事類又其言出於口又其  
事上論三者之思是則身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語  
知是思難思得思義萬行○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語  
不是難思而思宜這一件上思這一件上思各專其一○語  
之義曰然○道曰事思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語  
乎也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  
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應氏曰九思當乎此  
顧而人欲所由過也然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  
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  
紛擾而無力矣○先師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常隨時  
處而各致其思則幾已侍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節矣  
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學乃有九思  
彼為思而不學者言  
此為不思者而言也

論語卷之七

以從容中道言

無待於思 此見誠者天道

君子

以時自察言

隨過而思 此見思誠者人道

九思次第

目擊心會

視明聽聰色溫貌恭言忠——兼內外

自事而後

事敬察問忿難見得義——兼知行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五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

解曰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

並去聲

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

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謂可居

四句皆古語也○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

而未見

形旬

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云一作言尹文而大公用則

當之者方其耕莘約謂則隱居求志也及謁湯文而大公用則  
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相領當時如此而顏子未用且  
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子雖許領當此也朱子嘗謂以其事  
寡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善惡而誠好惡之考  
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節未達於用也後一節求志以  
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脩未達於用也後一節求志以  
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  
之事物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  
圃也醒復心曰真如善惡知全之事也誠好惡之意誠之分  
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求志也如伊尹之起使是君  
為堯舜之君是行義以達其道也顏子所造所得伊尹太公無  
以過而云亦庶乎此者當時正  
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

古語所聞

以所見之人言

見善如不及

顏曾閔冉之徒

以未見之人言

隱居以求志

伊尹太公之流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論語卷第十六  
○子罕篇第九  
○子罕篇第九  
○子罕篇第九

騶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胡氏曰一車之首陽山名

胡氏曰在河東蒲阪騶

騶身死而名隨之貧賤而有善可稱出遠而名

其斯之謂與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鑿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

此章之首全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

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

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詞而後林之夫人必有異於流俗

而名不特也以千駒之馬校首陽之夫貧富貴賤蓋不作

矣而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出其可

自同於流俗哉○葉氏曰伯夷始齊而孟子不言

而己孟子論行之所異始故獨幸伯夷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之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之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之而過庭曰學禮乎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

柔妙厚使人不絞不許故孝之有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其為教溫  
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也  
謂詩三百而使能專一區區然不日與此草然召南二章皆言  
對亦孝詩能言之驗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方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

者品節詳明其為數繁檢法使人不淫不亂故孝之在德  
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  
之搖此其所以能立也先師曰夫子嘗曰立於禮以孝禮能立之語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德其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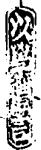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得

謂問詩聞禮與遠其子爲三也夫孔子固不私其子亦何難  
其子當以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而此教子亦不獨如此  
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日教門人而此教子亦不獨如此  
哉亢之所見也味伯魚答方之論氣流容詳密文亦可見禮樂  
陶而不至大成就其不隨道而論氣流容詳密文亦可見禮樂  
文孝詩孝禮則孝道在其中文者詩書六藝也洒掃應對  
精義入神故孝文則道在其中文者詩書六藝也洒掃應對  
聖人所以通達而心氣和平孝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固此  
聖人所以通達而心氣和平孝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固此  
詩書六藝之中曾謂孝詩孝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固此  
孝道矣然理一也而孝之序則不可察也乎曾謂孝文而非  
之戰則教之行有餘力而孝之言名有微焉此  
則教之以孝詩禮此聖人之言名有微焉此

過庭詩禮

以學詩言

事理通達外  
心氣和平也。故能言



品節詳明外  
德性堅定內。故能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

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也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

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張氏曰此正名之意也其

矣其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各實之申一至矣

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蔡氏曰自稱於其君曰小童

與夫言自謙若未成人言無知也○陳用之曰國君埋陽

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埋陰德而出命正人於

其內君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礼林女君

春秋書小君是也○馮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必夫

子嘗言古礼如此故記之



論語卷之十六